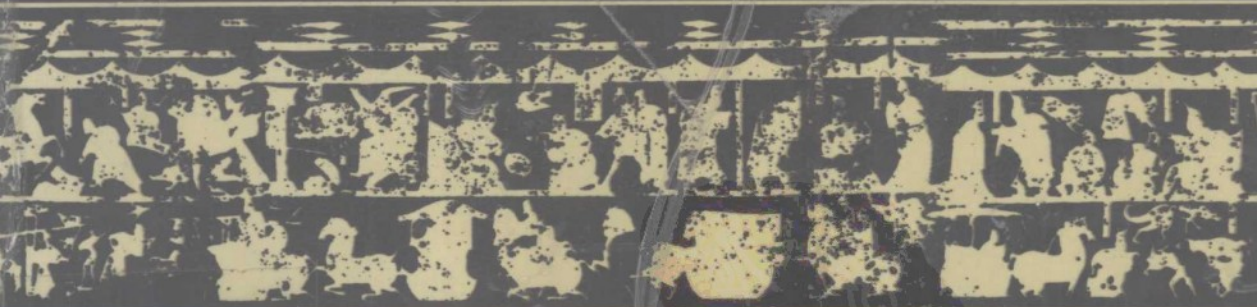




古文辞类纂 评注

王念孙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古文辞类纂评注

上



〔清〕姚惜抱

吴孟复
蒋立甫

主编

安徽教育出版社

古文辞类纂评注

下



〔清〕姚惜抱

吴孟复
蒋立甫

主编

安徽教育出版社

古文辞类纂评注

(上、下卷)

吴孟复 蒋立甫 主编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杏花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70 字数:1,2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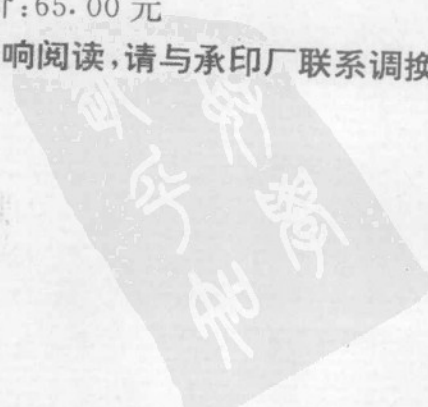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0

ISBN7-5336-0641-8/I·37

定价:65.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古文辞类纂》为清代姚鼐(1731—1815)所选编的散文总集,是“近代家弦户诵之书”。吴汝纶曾称之为选集中“古文第一善本”;朱自清也说它集中了“二千年高文”,“成为古文的典范。”

此书选录了从先秦到清代古文名家名作七百余篇。新版邀请了语言、文学方面的专家,作了认真的校勘、标点、注释与辑评工作。广泛吸收了二百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特别精选了许多名家的评语,有益于读者对选文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作深入的理解。新版的评注,还为《楚辞》、《史记》、《汉书》、《文选》等书,以及韩、柳、欧、苏诸家的文章,提供了一些新材料、新看法。就词语解释来说,也无异于一本工具书,对古典文学研究者及大中学校的教师、学生皆有裨益。

当然,这是一部巨著,涉及的方面很广,而校注中又有许多新见,因此,很难免有思虑不周之处,尚祈读者加以匡订。

新版的点校评注,由吴永清、杨怀志、张劲秋和许善述执笔(吴永清:从贾谊《过秦论》至苏轼《教战守》;杨怀志:从苏轼《策断(中)》至欧阳修《北海郡君王氏墓志铭》;张劲秋:从王安石《虞部郎中赠卫尉卿李公神道碑》至苏轼《文与可飞白赞》;许善述:从司马迁《淳于髡讽齐威王》至汉武帝《悼李夫人赋》;又张劲秋从韩愈《祭田横墓文》至书末)。

新版主编为《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安徽教育学院教授吴孟复和安徽师范大学蒋立甫教授。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1年6月30日

钱仲联序

自余解操不律，即喜为古文辞，第所读者学塾通行选本而已。楹书所遗，中有吴刻姚氏《古文辞类纂》，版本綦精，而余不知取读，更不知古文辞之有学，并有桐城一家之学也。知古文辞之有学，并知有桐城一家之学，则自甲子岁就学无锡、游于唐师文治之门始。师得古文辞之法于桐城吴先生挚甫，故其课士，经史理学之余，特重古文辞，即就姚书阐说阴阳刚柔之理。门下诸子，多笃好斯术者，吴君孟复，其翘楚也。孟复皖人传皖学，早岁及见桐城姚永朴先生而请业，是固深窥桐城古文辞之蕴者。学成别去，忽忽四十余春秋，近岁始时应予招至苏州，为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持玉尺。余亦曾与君同赴桐城参列桐城派学术讨论会之谈座，旧学商量，益加邃密，是余与桐城古文辞之缘，与孟复之谊，俱不可谓之浅矣。

选集之有注，今存者莫先于萧选，李善承曹宪之业为注，世称卓绝，“文选学”、“文选理”之名由是大张。姚书之重，侔于萧选，诚如桐城马通伯先生（其昶）所云，“以其鉴别精、析类严而品藻当也。”为姚书作注，犹之为萧选作注也。而有其易，亦有其难。曷言其易也？姚选诸文，其注有见于史籍者，有见于萧选者，有见于各家专集者，斯良可以取精而用宏矣。曷言其难也？则因可资以评笺之籍，沈沈黜颐，必一一为之爬罗剔抉，削芜存液。吾知孟复于此，寸心得失，有以衷于至当也。

马通伯先生（其昶）又曰：“悬九级之台于众间，蹶其一级，则所见视平地有加焉，累而上之，级愈崇则其见愈广。塊坐一室之

中而冥度其上，无当也。天高气肃，目际无垠，据其巅，述其所尝
观，则思揽其胜者踵至矣。夫文字之见，随所触感，各肖其性识才
学以出，其浅深高下不同之致，奚啻九级之台乎？”孟复与其友为
姚书作注，深入其阻，取其冥契于古人之心者，就浅深不同之致
以晓示后学，导其先路，使承学者望此而不至如河伯之向若而叹
焉，不亦善乎？斯亦各“述其所尝观，则思揽其胜者踵至矣”之道
也，于马氏之言必有合焉。

孟复书既成，属序于余。余匪能真知桐城之学者，聊书数言，
所以旌孟复致力于姚书之勋也。岁在己巳五月，钱仲联序于苏州
大学。

孟复书既成，属序于余。余匪能真知桐城之学者，聊书数言，
所以旌孟复致力于姚书之勋也。岁在己巳五月，钱仲联序于苏州
大学。

孟复书既成，属序于余。余匪能真知桐城之学者，聊书数言，
所以旌孟复致力于姚书之勋也。岁在己巳五月，钱仲联序于苏州
大学。

然。是虽天固言其，千策（咏其）主决断非已，人决断，支和”。耳而，昔“翁一麟限代支麟田决断于文”散自氏（谢基）刊泉于路，而以世行并决因？始说同又县，“《辞类辑文古》”一“卷半主一”亦自宋，蚤陆，许之韵心代**吴孟复**《序》所文兼，支重皆人哉，来

。出尔公之香卷不天突，言咏之策一决断非也，然间天亦散决感思吕，昔“言番派”以礼野，卒“古”之“文古”只又音亦然

之“部古”非然，“部”于亦点群之文古”。出而代也：“曰之延主

章**桐城姚惜抱**先生（鼐），年才四十，辞官南归，主讲扬州梅花书院。诸生从问为文之法，先生以为文不可虚言也，乃纂《古文辞类纂》一书。自是而至八十许，主讲江宁钟山书院，其间四十年，苟非疾病，无一日不讲此书，亦无一日不修订此书。一书之成，历时四十余年，其勤其慎，为何如哉！”**高弼**之《古今跋》云：“始，此

书言此书初成，四方传抄。嘉庆间，其门人兴县康绍镛刊之，即据初订之本；先生歿后，门人江宁吴启昌又以晚年修订者刊之。康本为李兆洛校；吴本则出管同、梅曾亮手，皆姚先生高第弟子也，世皆称为善本。自是而后，南北翻刻者多，日本亦有刊本。光绪间，滁州李氏又请桐城萧敬孚先生（穆）合两本而校以他书，且附句读，世尤称其善。此后，桐城吴挚甫先生（汝纶）有点勘本，萧县徐树铮有集评本，而南北书坊排印者不可胜数。二、三百年之间，一书而刻印至数十百起，殆亦古所稀有也。”《古文即图》举姑，“美文”闻之前辈：此二、三百年间，人之读书而成学者，无论后来所就，或汉学或宋学，或考据或词章，或旧学或新知，而要其始未有不读《古文辞类纂》者也。李拔可师（宣龚）言：商务印书馆之编《四部丛刊》也，严几道力主收入此书，谓不读此书即无以通为文之法；其后，中华书局复编《四部备要》，初欲以曾抄（曾国藩《经史百家杂抄》）代之，计议再三，终以苟无此书，则“四部”之“要”未“备”，乃兼收之，前辈既读此书以通文章，因而又以之教人。叶蒲生丈尝告孟复曰：“吾教授南北四十年，惟用此《古文辞类纂》

耳。”叶文，桐城人，马抱润先生（其昶）弟子，其言固无足异。然而，钱子泉师（基博）乃自谓“文于桐城阳湖之外别闢一途”者，而亦“一生牢守一部《古文辞类纂》”，是又何说哉？因知此书行世以来，通人皆重之，张之洞《书目答问》既列为必读之书，胡适、朱自清亦无间然，此非桐城一家之私言，实天下学者之公论也。

然亦有仅见“古文”之“古”字，便斥以“死语言”者，吕思勉先生驳之曰：“此外行话也。”古文之特点在于“雅”，然非“古雅”之谓也。雅者正也，正确之谓。所谓正确者，谓其遣词造句与篇章结构皆合于汉语语言之规范也。“雅”又有“文雅”之义，即“能使人起美感”，亦即为文艺散文而不同于学术文、政论文、应用文之质木无文者也。故曰“古文者，时间上之官话（普通话）也”，惟其如此，故能“缩短古今之距离。”鞣鞣之方言，怪涩之语句，世之所谓“死语言”者，乃古文之所淘汰者也。吕先生，史学家也，其言若此。惜抱《序》言：“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当”者，即“正确”“文雅”之谓也。而又何讥焉。同音出限本吴，对音洪李氏本然其不曰“古文”而曰“古文辞”者，何也？方孝岳丈言：前于此书，方望溪先生（苞）有《古文约选》，以“清真雅正为宗”，故规模未宏。其同时，《古文渊鉴》、《唐宋文醇》诸书，则“为科甲中人习读之用”，故亦无与于作者之林。惟姚氏此书，意在“网罗众美”，故举《昭明文选》辞赋一类而尽收之，将以“尽文家之能事”，故不曰“古文”而曰“古文辞”。盖不仅取其文之适于用，而又欲文之得其美，方丈以为将以“尽文家之能事”，是也。由是而言：姚先生虽为“桐城派”之宗师，而其选是书也，固未尝以“桐城派”一家之见限之也。故“门庭大”而衣被者广。其书既行，不特《古文渊鉴》等“御选”之书，暗然失色，即望溪所选，亦不能与之相比，是岂徒然哉？四“限，并出天黄以卷，三再发书，立升《姓录案百史书。马通伯先生之论是书也，曰“鉴别精、析类严而品藻当也”；钱子泉师之评是书也，曰“分类必溯其源，而不为杜撰；选辞务择

其雅，而不为钩棘；荟文于简编，示来者以途辙。”于其优点，言之明矣。今请析言之。

（一）采辑之博。此书所收，上自《楚辞》、《国策》、《史》、《汉》之文，下逮归有光、方苞、刘大櫆之作，所录七百余篇。选集之中，殆罕其比。以屈原作品言，《汉书》著录屈赋二十五篇，此书录者三十四；以汉赋言，司马相如七篇，扬雄八篇，《二京》、《两都》亦皆在选，即使专选汉赋之书，亦未必多至如此；唐宋散文中，韩愈一家，录至一百三十余篇之多，作为《韩文选读》亦不能更多于斯。故可作“通代文选”读；亦可作“专书选读”读；可作“散文选”读；亦可为“古汉语”之“文选”读。或疑“大一语文”、“汉语文选”之教材，岂能讲授如此之多；须知名师讲课，贵在纵横比较，融会贯通，岂如童子之师课其句读？吾昔亦尝于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大一语文”矣，即苦课本所选太少，无法参证，时曾另撰《古文例论》发为讲义，以作补充。然文与诗异，摘句为难，仅取断章，难窥全貌。至于学文，尤贵多读。区区经验之谈，自觉可告来者。昔郭绍虞先生之教“大一国文”也，亦另写《学文示例》一书，然终不如多选之善。姚氏之书之善，即在于既“分撮其英华”，又可以“合论其同异”，而“历代文章质变，各家面貌风格，罔不可以分别体认”（钱基博语）。世有名师，必不河汉斯言。

（二）选择之精。姚氏本为古文名家，其纂此书，先后历时四十余年。“蒐之也博，择之也精，考之也明，论之也确”（吴本序）。何以言其精也？一曰：词必通雅。通雅者，犹扬雄《方言》所谓“通语”，孔子所谓“雅言”，而今之所谓普通也。若《尚书》之诘屈聱牙，魏晋以后之方言土语（若“何乃洵”之类），骈文四六中之浮词滥藻，古文皆将其淘汰尽净，此书所选，尤古文之标准者也。二曰：句必合法。契文（甲骨）、《诗》、《书》，自有语法。樊宗师、刘几之徒，故作生涩，不合汉语语法之常规。明末桃巧之文（章太炎语），亦多不合语法。故言“古汉语”语法者，必以《史》、《汉》、唐宋

诸家之文为例，试观“古汉语”书中所举之例，大多见于姚氏此书。盖此书所选，必其文从字顺，语合规范者也。三曰：篇章有序。桐城文家讲究“开合呼应，操纵顿挫”。所谓“义法”，实即今日世界语言学家所讲之“篇章语言”规律也。此书所选，皆其典范。前人（如章学诚、章太炎）不知有篇章语言之学，反疑其同于八股；然而二章先生亦认为“为初学示范”，必须如此。今日“篇章语言学”已成新科学，反观方、姚所讲，恰与科学之论相符。此书所选，文皆有序，尤当为讲“文章学”与“篇章语言学”者所重视。四曰：语言有体。方、姚论文，区分文艺文与学术文、应用文，区分散文与小说。过去论者指此以为清规戒律；近日，“语言学”中有“语体”一讲。回顾方、姚所论，又复冥合于科学。钱基博师谓此书“取经太狭，不如曾抄之博涉经子；择言太洁，不如李抄之足有才藻”。殊不知此正其严格辨析语体之处，钱先生以之为短，实则正是所长。数十年前，世界上尚无“语体”之说，亦无“文章”之学，钱师言此，自无足怪；然方、姚冥探力索，竟与后此数百年之科学发现相符，其智慧洵足惊人。故此书之可贵更在其为新学科提供资料，此尤当引起学术界之重视者也。以此言精，谁曰不宜投笔补眼（三）分类之善。钱基博师又言：“此分文体为十三类，每类必溯其源而竟其流，以视《昭明文选》之分类琐碎，立名可笑者，为简当矣。”姚仲实师（永朴）亦言：“《文选》所分之类，颇嫌繁琐……如骚、七、难、对问、设论、辞，皆辞赋也；表、上书、弹事之类，皆奏议也；序及诸史论赞皆序跋也；牋、启、奏记、书皆书牋也；诏、册、令、教、檄移之类，皆诏令也；颂、赞、符命，同出褒扬；谏、哀、弔祭，同归伤悼。此等昭明皆一一分之，徒乱学者耳目……《古文辞类纂》出，辨别体裁，视前人乃更精审……分合出入之际，独厘然当于人心。”论文辨体，自曹丕、刘勰已经注意于斯；现代语言学中，“文体分类”亦为专门之学，由此而言，此书有益于创作与研究，岂鲜浅哉！

主(四)评校之准。姚氏之纂此书,仅斟酌篇章之去取,且有所评说,有所雠校。马通伯先生曾言:“何容取常人意中之语,以评议古人至精深奥赜之文乎?此姚氏之所慎也。”吾以为先生之言,乃针对林琴南等之说而微辞见意,其于姚书,固称其“品藻当”也。姚书中评语虽不甚多,然殊多精意,如论司马相如之《谕蜀》与韩愈“驱鳄”,杼轴相同,盖谓其同为托事寓意之作,发前人所未发,后来如曾涤生、吴挚甫所见尚未及此。其中亦有不少考证,如以《国策》、《史记》对校,较其短长得失,颇订旧注之误。其确经校订而未曾注明者尤多。后来校订诸家,尤以萧先生用力极勤。不仅广罗旧本,且吸收了王念孙诸家校勘成果。吾曾以书中所选西汉之文,与王先谦《汉书补注》相校,见到《补注》中所以为当改作者,此书中每已改作(并未注明),可见前辈之博考精思而又不自信,益令人低徊景仰不置!此书评校集中了许多前辈之成果,此不仅为读此书者提供了很大方便,也是校注《史》、《汉》、《国策》、《楚辞》、《韩文》者之所当取资。此种文化遗产,是吾人所当十分珍惜者也。当以未言尚亦近同本李然。文从今,“即未祖人”案。由是观之,此书在学术上之价值与在教学上作用,十分明白,其影响之大,非偶然也。盖取将吾此,《引吾中曾·51史》韵。然近四、五十年来,未曾重印,不特康、吴、李刻已经稀见,即其他坊本亦颇罕得,学者求书为难,深以为憾。安徽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南北有识之士闻之,莫不称为美事。此书所取既博,故注之亦难;前人所校虽勤,而可以补苴者尚复不少;李本虽有断句,今则当改用标点;评语虽多,又当抉择。姚氏有言:“古之人不能无待于今,今之人亦不能无待于后,此万世之公理也,吾何私于三人哉?”姚氏之言,信为卓识。爰本此义,力索深探,旁搜众说,益以见闻,历时一载,乃得竣事。谨就校点注评分别言之。号同不“王”唱,盖土属岂同—“翦盖”姑。吾

(一)校勘。以李本为底本,校以他本,并参以他书中资料与

近世学者研究所得，如《国策》部分，参以诸祖耿《国策集注汇考》，西汉诸文，校以王先谦《汉书补注》、杨树达《汉书窥管》、陈直《汉书新证》，韩文校以马先生《昌黎集校注》及钱基博先生《韩愈文读》（注、评亦同）。如《楚莫敖子华对威王》，“雀立不转”，王念孙校“雀”当为“雀”，李本据以改作，今亦从之。其中亦有众说难安，不得不别为之说者，如《过秦论》中“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以威德与天下”，句意未备，下文二世“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语尤难通。窃意“民更始”三字当在“与天下”之下，即“与天下民更始”，下“与”字为衍文。后文“坏宗庙作阿房宫”，自为一句。似此，上下皆文从字顺。此据文理语势而意定之，未敢以为必然者也。

《史记》句读（标点）。李本已断句，且自谓“博考精思，或采近代名公句读，能补前人所未明。”按班固《书秦始皇本纪后》：“不威不伐，恶不笃，不虚亡”，《史记正义》谓“五字为句”，即在“恶”字下逗。李本改在“伐”字下逗，以“恶”字属下读，显胜于旧，“能补前人所未明”，今从之。然李本句读亦尚有未尽当者，如刘向《战国策序》，“苏秦始欲衡秦，弗用，故东合从。”按“衡秦”犹言“狂秦”（《史记·鲁仲连传》），在此语殊难通，今改在“衡”下逗，以“秦弗用”为一句，文义自明。如司马相如《大人赋》“吾乃今覩西王母皓然白首”，李本在“母”字下逗，“母”字古音“米”，与“止”、“使”为韵，这是对的。但中华书局《史记》标点本却在“首”逗，今从李本。李本只有断句，而无标点；按之通行诸本，断句无误，而标点或非，如班固《书秦始皇本纪后》：始皇“兵无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于后王。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据狼狐，蹈参战，佐政驱除。”（中华书局《史记》标点本）。“盖得”三句意既不贯，“据狼”三句又无主语。今由“佐政驱除”一语味之，“据狼”三句，盖即“图”中之语。故“盖得”一句当属上读，即“王”下句号应改在“威”下；“图”下应用冒号或逗号。一点一逗，几费踌躇，此可为读者言也。

以郑(三)注释。先言词语注释。此书诸文,多选自《楚辞》、《国策》、《史》、《汉》、《文选》及韩、柳诸集,各书之旧注、新疏,可供采择,今皆加以网罗,限于篇幅,未能一一注明,但要有所根据,不敢轻为臆说。旧注未定,亦另据他书故训以正之,如《触誓说赵太后》中之“异甚”,鲍彪注为“异于丈夫而有甚焉”,显非确诂。按“异,尤也。异甚,尤甚也。”见《古书虚字集释》。似胜鲍说。又如《过秦论下》“拂过”,《辞源》释为“拂通弼。辅导训正别人的过失。”不词已甚。按《新书·保傅》:“洁谦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拂,拂者拂天子之过也。”此为贾谊自己解释,自当可信。即使就“通弼”言之,“弼”,义为“矫过”(《国语·越语·注》),意亦明白。

解题亦入注中。一是解说文体。如韩愈《鳄鱼文》,李汉编集时以与笔、砚等文并入杂文,是为本为寓言之证。《唐书》采小说《宣室志》之说,误为韩愈实有“驱鳄”之事,自是文人好奇之过。今特于注中加以辨正。二是指出作意。如韩愈《师说》,明言不同于“童子之师”,自非仅言师之重要。盖唐定《五经正义》,刘知几等早已非议。赵匡、啖助至陆淳、施士丐更多“自名其学”。韩柳本与陆、施主张相同,所谓“传道”亦即提倡讲学,因而下开宋人风气。三是指出背景,刘大槐之《息争》,盖针对当时之尊程朱阡陆王,而主张学术兼包并容。四是点明结构,如《过秦论》三篇本为一文,上篇冒叙,中篇论始皇、二世,下篇论子婴,后半总结全文。由于俗本只选上篇,故多误解。此皆当钩深抉隐,明为揭示者也。

至层次、脉络及伏应、提顿之妙,尤为桐城诸老注意所在,有助于欣赏,有助于教学。故高闾仙(步瀛)、钱子泉(基博)诸先生在注文、讲文时多辑录之。前几年,有人贬为八股做法,未免因噎废食。但篇幅所限,只能在三数十篇中,略加引录,以便尝鼎一脔。

(四)评语。前人评语,或论题旨,或论作法,有助参考者颇

多，而烦琐迂阔之谈，亦复不少。今分别去取，酌录若干。所取以方、姚、吴、张之说为多，所以见桐城之特色也；又辑入现代唐、钱诸师及吕思勉先生等评语，间及时贤，则以后出转精，且补过去各本所未有。至于管窥蠡测，一得之愚，则散入注中，聊供参考。然而，由于时代之局限，此书亦有一些文章宣扬了封建伦理道德，鉴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指出，希读者研读时注意鉴别。是“

长前孟复束发即受此书。今以七十之年，久病之后，乃得随诸君之后，成此巨著，亦云幸矣。凡此成功，皆由于诸君之努力，蒋立甫同志用力尤多，特别对辞赋类注释还作了精心修订。至于今人之不能无待于后，则姚氏固已言之，订讹补缺，望之来贤！惟念青春受业，老而无成，追怀师友教诲，又不禁惭悚之集也。

白
 秉麟对李，《文鱼》愈替成。补文前籍县一一九九一年三月
 宜》旅小采《件惠》。五之言寓成本县，文宗人于安徽教育学院。相
 辞令。长之奇致人文县自，事之“魏”言突愈替成，旅之《志室
 于同不言即；《旅取》愈替成。意非出辞县二。五将以中书于
 善几映成，《义五登正》宝惠盖。要重之取言外非自，“旅之干童”
 本册替。“学其各自”冬更巴士旅，朝制至曲刻，写续。好非与早
 风人宋代才而因，学指卧替唱亦“董封”替想，同时派主旅，制已
 胡嗣宋野尊之知出按特盖，《笔息》之谢大改，景背出辞县三。户
 成本篇三《余秦旅》成，辞辞即点县四。容非卧兼本学派主而，王
 。文全辞总半派，要于旅旅不，世二，皇故旅旅中，除冒旅上，文一
 。出音示辞成即，朝对替辞省曲。翰是冬姑，旅上旅只本旅于由
 言，五用意旅李旅旅成成，旅之则替，向为又旅和，为县至
 坐成旅（朝基）泉于旅，（旅旅）曲圆高姑。学替于曲言，黄旅于曲
 朝因泉未，去朝旅入成旅入言，乎几旅。文旅替冬知文替，文书亦
 一旅尝更以，旅旅旅旅，中旅十旅三旅旅只，别词旅旅旅。食旅
 旅旅旅旅旅旅，去非旅旅，冒旅旅旅，吾旅入旅。吾旅（四）

近者卦，卦以不世，礼音谷许对奏，向。出音工最之礼，首幾出
分彪固干，礼之辰目司其。辨其善，篇一《礼策国始》迺干符令，内

姚 鼐原序

。五

之具《礼尚》，翰之吾其崇溯贺圣升三，奠，祖盖，音类对奏
音学，蠹之雷，藁本宵，美翰而忠前，音菊国代干田国既，寡固。矣
音来，鼐少闻古文法于伯父董坞先生及同乡刘耕南先生，少究其
义，未之深学也。其后游宦数十年，益不得暇，独以幼所闻者，置
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请归。伯父前卒，不得见矣。刘
先生年八十，尤喜谈说，见则必论古文。后又二年，余来扬州，少
年或从问古文法。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
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
法，如衣服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敝弃于时，则存一家之
言，以资来者，容有俟焉。

。六

。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其类十三，曰：
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
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一类内而为用不同
者，别之为上下编云。

论辨类者，盖源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
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
录，录自贾生始。盖退之著论，取于六经、《孟子》。子厚取于韩非、
贾生。明允杂以苏、张之流。子瞻兼及于《庄子》。学之至善者，
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为其至，而不
及至者，年为之也。

。七 文櫛悉始，出类令谢，《文鱼

音衣 序跋类者，昔前圣作《易》，孔子为作《系辞》、《说卦》、《文
言》、《序卦》、《杂卦》之传，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诗》、《书》皆
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皆儒者所为。其余诸子，或自序其
意，或弟子作之，《庄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
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载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序

论数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书各有序，世不尽传，传者或伪；今存子政《战国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后目录之序，子固独优已。

奏议类

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之遗，学者多诵之。其载《春秋》内、外传者不录，录自战国以下。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惟对策虽亦臣下告君之辞，而其体少别，故置之下编。两苏应制举时所进时务策，又以附对策之后。二又司。文古尔心眼足，其类喜次，十八平主决眼，当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国王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战国说士，说其时主，当委质为臣，则入之奏议；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编。

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觴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道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或曰说。今悉依其体，编之于此。

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周之衰也，文诰犹存。昭王制，肃强侯，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之众，犹有赖焉。秦最无道，而辞则讳。汉至文、景，意与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光武以降，入主虽有善意，而辞气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谕下之辞，韩退之《鳄鱼文》，檄令类也，故悉附之。

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丐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虽然，古之国史立传，不甚拘品位，所纪事尤详，又实录书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贤否。今实录不纪臣下之事，史馆凡仕非